



第 十 三 届 得 奖 作 品

讲谈社独家授权

柏林 1888

■ 江戸川乱歩奖精选

海渡英佑 / 著

陈宝莲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柏林 1888

海渡英祐 著
陈宝莲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林省版权局图字:07-2001-58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户川乱步文学奖精选 2(日)伴野朗等著;许锡庆等译. -
长春市: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 7-5387-1536-3

I. 江… II. ①伴… ②许…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日本
-现代 IV. 13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625 号

江户川乱步文学奖精选(二)——柏林 1888

作 者:海渡英祐

译 者:陈宝莲

责任编辑:郭力家

装帧设计:李 栋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印 刷:康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143 千字

印 张:7.875

版 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536-3/I·1481

定 价:90.00(全六册)

森鸥外（一八六二～一九二二）

本姓森，名林太郎，生于日本石见国津和野町。世代为藩主龟井家侍医。一八八一年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任陆军军医。一八八四年赴德国留学，一八八八年九月返国。一八九〇、九一年发表《舞姬》、《泡沫记》、《送信人》等作品。

一八九三年任军医学校校长，翌年以第二军兵战军医部长身分参加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历任军医学校校长、各师团军医部长等，一九〇四年又以第二军军医部长身分参加日俄战争，一九〇七年升任军医总监。一九一六年退休，翌年任帝室博物馆总长，一九一九年任帝国美术院长。这段期间，他译有《即兴诗人》，并创作《伊塔·塞克斯艾利斯》、《雁》等小说，以及《阿部一族》等历史小说、《涩江抽斋》等历史传记。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11542/69

目 录

序曲	1
1 爱丽丝	16
2 克拉拉	28
3 舞姬之死	45
4 侦探诞生	57
5 渴望	70
6 风雪之城	85
7 宰相出场	98
8 双重密室	114
9 交错	126
10 告发	139
11 相思	153
12 冈本的告白	167
13 转机	180
14 真相?	198
15 决斗	211

.....	柏林 1888	
终曲		227
解说/中岛河太郎		243

序 曲

许久不曾接触这种自由的大学风气，
总觉得心中鼓噪不安，
仿佛潜藏在深处的自我逐渐浮出，
攻击昨日之非我。

——舞姬

一队近卫骑兵护送的马车，沿着贯穿柏林市中心的温塔林登大道，笔直地奔向东区的皇宫。

骏马呼出的气息在冰冷的空气中如白雾流泄，黑、白、红三色相间的德意志帝国国旗和白底黑鹰图案的普鲁士旗在风中飞扬，军帽和长枪顶端的金属装饰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路旁的行人纷纷伫足目送这列队伍，彼此窃窃私语。

“那是宰相阁下……”

“那是俾斯麦公爵……”

这位集德意志帝国荣光于一身的七十二岁老宰相，军服笔挺，从马车窗口射出老鹰般锐利的眼神。他似乎在烦恼某个问题，线条如岩石般冷峻的脸孔表情严肃。

两个日本人也跟着停下脚步，凝视驰过眼前的马

车。

“北里君，那就是俾斯麦。”名叫森林太郎的青年跟同伴说。

时间是一八八八年一月七日的清晨，虽然寒气逼人，柏林却出现冬天罕见的阳光。

就在此时，路旁的小巷子突然发生一阵骚动，夹杂着怒吼和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金发蓬散的青年疯狂地冲进大街，数名警官胀红了脸紧追在后。

青年已筋疲力尽，大口喘息，摇摇晃晃地冲向宰相的车队。护送马车的骑兵立刻窜出挡在青年面前，警官也及时追上来，七手八脚连骂带绑地制伏青年。

载着俾斯麦的马车若无其事地以同样的速度驶离现场，一时脱队的骑兵也立刻驰回原来的岗位。

“起来！你这个无政府主义者！”

一名警官拖起青年，狠狠地甩他一记耳光。这个动作像是某种讯号，好几个拳头立刻接二连三地捶落在青年的下巴、嘴唇和胸口。

“让你尝尝苦头。”

“你这个社会主义的恶魔！”

青年的鼻、唇流着血，用炙热的眼神瞪着警官，然后指着耸立在西边的布兰登堡大门，绞尽全身力气大声嘶吼：“总有一天，国际主义的旗帜会高高飘扬在那座门的顶端，总有一天，你们一定会看到……”

“闭嘴，你这个疯子。”

----- 序 曲 -----

“到现在还疯话连篇。”

警官再度拳如雨下，不久就拖着晕死的青年离去。

从头到尾目睹这一幕的两个日本人，不觉面面相觑。

“森君，难道那个人要危害宰相吗？”

“这……或许是他被追捕，正巧冲过来吧。”

回话者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在日本人中算是身材高挑，而且五官十分端正。另一位是三十六七岁，戴着眼镜、身材矮胖的圆脸男人，他们都随当时的流行蓄着体面的短髭。

年纪较长的那一位，是后来研究破伤风菌而享誉全球的北里柴三郎。年轻的那一位，则是后来以森鸥外为笔名，在明治文学史上留下盛名，并担任过军医总监等要职的森林太郎。但在当时，他们都还默默无闻，不过是罗伯特·柯霍（Robert Koch）研究院的留学生。

北里柴郎比森林太郎整整大十岁，但因为他较晚入学，而森林太郎又虚报年龄提早入学，所以北里还比他晚两年自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也因此他们不分长幼，相处有如同辈。

“社会主义者的事，我一无所知。”北里柴三郎一脸困惑。“不过，国际主义又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发表共产党宣言，然后发展出来的组织，俾

斯麦对这些人也感到相当棘手。”

“他们真是奇怪，这么优越的文明社会，还有哪里不满意呢？”

“嗯……”

森林太郎在慕尼黑的时候，曾听过一次社会主义者的演讲，但那只是单纯地出于好奇，并未充分理解他们的主张，当然更说不上服从他们的信念了。

对于刚从日本封建社会跳脱出来，才接受近代公民社会洗礼的年轻人来说，那实在是层次差距太大、刺激也太过强烈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他们这些拿公费来学医的人应该接触的东西。

但是，当森太郎有意无意地望着前方的布兰登堡大门，和它对面胜利纪念塔的黄金女神像时，胸中却激荡着刚才那个青年的喊叫。

“那真的只是疯话吗？”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你说什么？”

“刚才那个青年说，总有一天国际主义的大旗会高挂在那座门上，你敢说将来绝对不会有这一天吗？”

“我觉得很难想像。……你怎么会想到这种事呢？”

“历史的变动实在非常激烈，就拿前不久的事来说……”

林太郎再次凝视布兰登堡大门。这座十八世纪末由蓝格汉斯仿照雅典神庙大门设计，然后嵌上夏德制

序 曲

作的古战车铜像的壮丽之门，是柏林的象征与骄傲，但是……

“一八〇六年秋天，法国打败普鲁士，拿破仑意气昂扬地从那座门入城而来，并且为了纪念胜利，把那座古战车铜像带回巴黎去了。”

“嗯，这个我也听说了。”

“可是，历史如今已完全逆转，你看！”

林太郎指着晨曦下闪闪发光的华丽黄金女神像，这座位在凯尼西斯广场的胜利纪念塔骄傲地向世人诉说着普鲁士的三个胜利。一八六四年对丹麦战争及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都获得胜利的普鲁士，于一八七〇年与法国开战，降伏了拿破仑三世。

“想想看，在一八〇六年时，有几个人能预见拿破仑不过数年就没落了呢？当时，谁又想像得到普鲁士会成为今天欧洲的强国呢？”

“你说得没错，我们的确无法预知将来的世界，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科学会不断地进步。”

北里似乎对历史不太感兴趣，把谈话做了结论，但是林太郎还想着刚才俾斯麦的侧脸，继续回想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远征莫斯科失利，逃回巴黎。过去臣服于他的各国得知法军溃败的消息以后，纷纷叛起。一八一四年三月，联军攻进巴黎，五月时把退位的拿破仑放逐到艾尔巴岛。

为了整顿战后的欧洲，奥地利宰相梅特涅提议召

开维也纳会议。由于各国利益冲突，结论迟迟未定。一八一五年二月底，拿破仑逃出艾尔巴岛，在坎城附近登陆，三月，他潜回巴黎再度登基，但在六月的滑铁卢之役再度败北，结束了他的百日政权。十月，拿破仑被放逐到遥远的圣赫勒拿岛，六年后结束了寂寞却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段期间，因拿破仑再起而慌乱的各国终于达成协议，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八日签订维也纳会议最后协定。这时德国抽到个下下签，在梅特涅的策谋下分割成三十九个国家。

但是，国力显著成长的普鲁士，于一八一九年成为北德关税同盟的盟主，然后逐渐取得统一德国的领导地位。一八六一年威廉一世即位，拔擢俾斯麦为宰相，毛奇为参谋总长，在这两人纵横捭阖的“铁血政策”下，连续打赢前述的三场战争。

一八七一年一月，威廉一世终于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世袭皇帝，帝国为联邦组织，加盟各国虽然各自保留了王位及所属军团，实质上是统一的国家。

同年五月，俾斯麦就任第一任帝国宰相，为防范法国复仇，他施展巧妙的外交政策，逐一和各国结盟，为欧洲带来了所谓的“俾斯麦和平”。但是在国内，他却苦于和天主教徒的长年对立，最近更烦恼社会主义者的势力坐大。

——未来的事真是难以预料，百年后，不，甚至十年后的德国命运都无法预测，不但如此，就连自己

..... 序 曲

一年后会如何，都是未知数。

林太郎不觉叹口气。

今年该是他留学德国的最后一年吧。回国后当然有军医的职位等着他，但是这个安排却让他的心情焦虑不已。最近，他总是被某种郁积的情绪困扰，时常在难耐的空虚感中度过失眠的一夜……

他不经意地看着同伴的侧面，北里柴三郎早就忘了社会主义者的事，表情恍然若梦。

——大概又在想细菌的问题吧。真是幸福的人。

林太郎这么想着。他自己也会在读书和研究的生活里尝到满足的况味，但此刻却觉得这种日子突然成了遥远的过去。

“森君，你还是得去军队工作吗？”

北里突然问他。面对外貌憨厚却不断展现敏锐洞察力的北里，林太郎略感惊讶。

“嗯……我这一次出来还身兼事务调查工作，在回去之前，如果不先在这里的军队担任随队医官，对陆军省来说面子上也过不去，大概二月底或三月初就会发布正式命令吧。”

“是吗？老实说，你并不想去吧？”

林太郎撇撇嘴。

“军医也是军人，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不能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但是外面传说，你去当随队医官，是有人在背

后策动的。”

林太郎没有回答，但北里的话的确直指重心。最近他耿耿于怀的也是这件事，他早就察觉这是同为军医、阴险且野心勃勃的谷口谦，联合和他交情不错的公使馆武官福岛安正大尉所导演的戏码。

福岛安正后来以单骑横越西伯利亚而一举成名，不过此时他只是陆军留德学生的监督，虽是个性刚正不阿的武人，却也失之单纯，容易为人所乘，只要打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能让他深信不疑，不会去推敲内情。

自从去年五月福岛上任以来，谷口就频频接近他，甚至听说他从谷口介绍的女人那里得了性病。

“日本人真悲哀，个个心胸狭窄，一定是你在研究院成绩太好，招人嫉妒吧。”

看见北里柴三郎激动的模样，森林太郎只有苦笑的份。

“也没好到那种程度。”

“不，像你这样只花一点时间就完成五六个研究的人实在少见。”

的确，林太郎在留德期间写了六篇论文。他在慕尼黑的培登柯法教授指导下，发表了和雷曼共同研究的“啤酒的利尿作用”及“毒茶草的毒性及解毒法”两篇论文；师事柯霍博士后，又完成了以“自来水的病原菌”为题的论文。此外，他还抽空写了“日本住宅论”以及“日本兵食论”，最近则执笔“日本脚

气与霍乱”。

后面三个姑且不论，前面三个都是纯学术论文，连林太郎也不禁暗自得意，但他认为谷口疏远自己的原因不是出于嫉妒，而是有更卑下的动机。

自从去年下一任军医总监呼声最高的陆军军医监督石黑中德来到柏林以后，谷口就觊觎他助理的位置，自己因而成为他的眼中钉。……回到日本以后，这样的人际关系纠葛恐怕更加复杂吧。一想到这儿，就觉得丧气……

不过，林太郎并不想告诉北里这些内情，何况这只是他烦恼的一小部分。

两人此刻正由东往西穿过布兰登堡大门。

林太郎忽然想起四年前首次站在这条宽六十公尺、两旁种了菩提树的温塔林登大道，那时的心情一切都是新鲜的惊喜，一切都令他着迷，炽烈的功名心与求知欲充溢心中，当时的一切令他无限怀念。

“北里君，”林太郎突然说：“我们到这里留学，究竟得到了什么？”

“啊？”北里惊讶地反问：“我不懂你的意思。你不是获得了最新的医学知识吗？你跟着霍夫曼教授和培登柯法教授学习卫生学，向柯霍老师学习细菌学，也得到萨克森军医长罗德的亲切教导。……你还需要什么呢？”

“你说得也没错，但我不希望只学得医学知识，也想学习他们的精神。柯霍老师教我重视实验和观察

的科学精神；培登柯法教授为了证实人并不会因为病原体进入体内就生病，而喝下霍乱菌的勇气与求道精神也感动我；霍夫曼教授和罗德先生也是令人尊敬的人物……”

林太郎像要一口气吐完心中的闷气，继续说：

“这一切确实是丰富的收获，但今后我或许不能成为一个研究者，这些知识岂不都白费了？脱离医生的立场，做为一个人，我究竟得到了什么？”

北里眨眨眼：“你的意思很难一下子搞懂，难道你也沾染了德国人喜欢的观念哲学？”

林太郎沉默了。北里或许因为还要留在德国一阵子，所以没有他的这种焦虑；也或许他是天生的学者，镇日埋首于细菌学中，和自己终究不是同类的人。

他想起刚才被捕的社会主义青年，他无法理解那种思想，只知道青年本着一股使命感做自己想做的事……”

林太郎不觉对那青年和北里产生一种妒羨交杂的情绪。

当天傍晚，林太郎回到在克罗斯塔街租赁的房子，这条街在温塔林登大道东边约一公里处，是柏林历史最古老的一区。

这一带，肮脏狭窄的建筑物毗邻而立，汗秽的小酒馆里眼神锐利诡异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妓女出出进

序 曲

进。话虽如此，每逢星期假日，犹太教徒就穿着类似日本袈裟的各色礼服到这里做礼拜。

虽然这一切杂乱无章，治安也不好，但林太郎并未刻意与邻居来往，因此并不在意。此外，他住的地方是新盖的，房间美观宽敞，房东经营一家餐馆，说起来挺方便的。

其实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这一区相当有意思。每一段古老的墙壁、每一块马路的石板都刻画着鲜活的人类历史，让人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历史分量。

“森君！”

林太郎正要进屋，听到背后有人大声叫他，回头一看，好友冈本修治正朝他奔来。

冈本原本是来德国学法律，但不知不觉就放弃了法律，转而热中文学与哲学，现在担任报社的通讯员，另外接些翻译及临时口译的工作维生。林太郎是透过交情甚笃的画家原田直二郎认识他的。

“你刚回来吗？我来得还真巧。”

冈本用手拨理他长长的头发说。他很瘦，皮肤泛着不健康的苍白，但大大的眼睛总是热情发亮。

“上来再说吧。”

“不必了，我另外有事，不能慢慢聊，只是来问你十一号晚上有空吗？”

“十一号，是星期三吧？目前还没有事……”

“要不要去德国剧院看‘唐·卡罗’（注：威尔第所做的四幕歌剧，由席勒的戏剧改编而成）？我已经